

本書獻給不願意根據名聲和輿論去評判
一位重要思想家的人們

出版說明

本書初版於一九八六年七月，距今已二十八年了。最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由於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停印十年，直到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改版重印。此後，新世界出版社和譯林出版社又先後出了兩個版本。後者為修訂版，以前版本所引尼采原著有一些用的是別人的譯文，此版都換成了我自己的譯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的這個版本是根據修訂版排印的。

周國平

二〇一四年三月

目錄

前言	13
----	----

第一章 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世紀末的漂泊者	22
新世紀的早生兒	35
誤解和發現	43
他給西方哲學帶來了顫慄	52

第二章 在人生之畫面前

哲學和人生.....65

首先做一個真實的人.....73

為思想而戰.....84

哲學家的命運.....92

第三章 從酒神精神到強力意志

人生的辯護者.....103

笑一切悲劇.....112

神聖的舞蹈和神聖的歡笑.....124

強力意志.....133

永恆輪迴和命運之愛

144

第四章 人——自由——創造

人是一個試驗

160

意願使人自由

173

評價就是創造

188

第五章 「自我」的發現

迷失了的「自我」

202

成為你自己

214

健康的自私

225

第六章 向理性挑戰

科學的極限

244

「真正的世界」的寓言

252

理性的原罪

258

挑開意識的帷幕

269

語詞的化石

284

第七章 價值的翻轉

上帝死了

294

超於善惡之外

305

忠實於大地

322

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

333

第八章 人的現狀和前景

偉大的愛和偉大的蔑視

355

現代文明的癥結

366

末人和超人

378

第九章 詩人哲學家

審美的人生

396

藝術化的本體

407

詩意的思

418

跋：在尼采之後

428

附一：尼采傳略

434

附二：尼采簡歷

455

附三：尼采主要著作

457

後記

459

前言

這裡向你介紹一位你肯定久聞其名、但未必知其究竟的人物。

他是一個大學教授，一個詩人，一個哲學家，一個孤獨的漂泊者。他殺死了上帝，但他不是傳說中的那個惡魔。他是一個真實的人。

誰沒有聽說過尼采呢？可是，在聽說過他的人中間，有多少人讀過他的著作呢？如果你不想再根據由來已久的誤解去判斷他，請打開他的書吧。你是一個熱愛人生、帶著淚和笑感受和思索著人生的人嗎？你將被他的同樣的熱情和真誠所感動。你是一個美的追求者和鑒賞者嗎？你將陶醉於他的文字之精美和風格之奇特。你僅僅是一個冷靜的研究者？好吧，如果你在他身上探溯現代西方種種思潮的源頭，至少你不會完

全白下功夫。

當弗洛伊德正在醞釀他的精神分析學的時候，他吃驚地發現，尼采早已道出了他的基本思想。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和一切存在主義者都把尼采看作為他們開拓了道路的人。許多西方作家一接觸尼采的作品，便終身成為尼采迷。而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的號召，預示了西方社會價值觀念根本變化的一個時代。不了解尼采，就不能了解我們這個世紀的西方哲學思潮、文藝思潮和社會思潮。

尼采不是作為學者、而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從事哲學活動的。他把他的個性完全融到他的哲學裡了。他沒有隱瞞甚麼，也沒有編造甚麼。讀他的書，你就好像看到了他這個人，優點和缺點一齊呈現在你面前，精華和糟粕同樣耀眼醒目。他的見解或者精闢之至，或者荒謬絕倫。你有時會微笑，有時又會搖頭。你不可能無動於衷，你也不可能贊同他的所有見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對他的學說進行科學的考察和批

第一章

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看哪，在遠處迎候我們的
是死亡、榮譽和幸福！

——尼采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燦爛。那最早閃現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獨地燃燒著，熄滅了，很久很久以後，它的光才到達我們的眼睛。

文化和歷史的星空何嘗不是如此？

一顆敏感的心，太早太強烈地感受到了時代潛伏的病痛，發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時代人聽來，卻好似瘋子的譫語。直到世紀轉換，時代更替，潛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從這瘋子的譫語中聽出了先知的啟示。

一百年以前，這位當時默默無聞的德國哲學家，攜帶一把綠色的小傘，一個筆記本，漂泊於南歐的山巔海濱。他的文字，鍾山水之靈秀，清新而雋永；他的思想，抒內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幾乎把他遺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才小有名氣，但也不過是小有名氣而已。

尼采在一首詩中寫道：「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①

他對他身後的聲譽是充滿信心的：

「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有的人死後方生。」^②

「總有一天我會如願以償。這將是很遠的一天，我不能親眼看到了。那時候人們會打開我的書，我會有讀者。我應該為他們寫作。」^③

二十世紀的序幕剛剛揭開，尼采溘然長逝了。今天，當我們這個世紀也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倘若要探溯本世紀西方思潮的源頭，我們發現確實不能撇開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卻籠罩了整整一個時代。有人說，在十九世紀的思想家中，若要舉出兩位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人物，當推馬克思和尼采。的確，他們都不是學院式的哲學家，他們的影響都遠遠超出學術界的小圈子，而震撼了整個西方社會意識。

人們對馬克思已經談論得很多，儘管不乏驚人的誤解，現在，請允許我們稍稍結識一下尼采。

註釋：

① 詩稿。《尼采全集》、萊比錫，1894—1926 (F. Nietzsche, Werke, 19 Bände u. 1 Register Band, Leipzig)、第8卷、第359頁。該版全集俗稱 Grossoktav-Ausgabe (大八開本)，以下引此版本簡稱為GA。

② 《看哪這人》。《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科利、蒙梯納里編、慕尼黑，1999 (F.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 Montinari, München)、第6卷、第298頁。以下引此版本簡稱為KSA。

③ 轉引自伽列維：《尼采的生平》、俄文版，1911年，第273—274頁。

世紀末的漂泊者

人的命運真是不同。許多人終其一生，安居樂業，心安理得地接受環境和時運替他們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這樣的人，有著一顆不安的靈魂，總是在苦苦地尋求著甚麼，精神上不斷地爆發危機，在動盪中度過了短促的一生。

赫拉克利特說：「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真的，尼采的個性，注定了他的悲劇性的命運。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尼采生於德國東部呂采恩鎮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個寫有神學著作的虔誠信徒，父親和外祖父都是牧師。未滿五歲時，父親病死，此後他便在母親和姑母的撫育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一八六五年，二十一歲的尼采，在波恩大學攻讀了半年神學和古典語文學之後，斷然決定放棄神學，專修古典語

文學。對於一個牧師世家的子弟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反叛的信號，後來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敵——「反基督徒」。與此同時，這個曾經與同學們一起酗酒、浪遊、毆鬥的青年人，突然變得少年老成起來。他退出了學生團體，離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這是尼采生涯中發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機。眼前的一切，這喧鬧的大學生生活，刻板的課程，瑣碎的日常事務，未來的學者生涯，剎時顯得多麼陌生啊。難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場按部就班的課堂考試嗎？他心中醞釀著一種使命感，要為自己尋求更真實的人生。

一八六九年，尼采二十五歲，在李契爾的推薦下，到巴塞爾大學任古典語言學教授。李契爾是一位具有探索者性格和純真熱情的古典語文學學者，先後任教於波恩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對尼采極為欣賞，始終把他的這位高足帶在身邊。在推薦信裡，他不無誇耀之情地寫道：「三十九年來，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卻還不曾看到一個年輕

人像尼采這樣，如此年紀輕輕就如此成熟……我預言，只要上天賜他長壽，他將在德國語言學界名列前茅。」他還把尼采稱作「萊比錫青年語言學界的偶像」，甚至說他是「奇跡」。尼采倒也不負所望，走馬上任，發表題為《荷馬和古典語文學》的就職演說，文質並茂，頓使新同事們歎服。

也許，這位前程無量的青年學者要安心治他的學問了？

並不！僅僅兩年以後，尼采出版了他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臘悲劇起源的小冊子，同時宣告了尼采自己的悲劇生涯的開始。它引起了轟動，既受到熱烈的讚揚，也遭得激烈的攻擊。在正統語文學界看來，一個語文學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圖古典語言的精妙，卻用甚麼酒神精神批判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完全是荒誕不經。以青年學者維拉莫維茨為代表的正統語文學家們對尼采展開了激烈批評。尼采發現他的教室空了，不再有學生來聽他的課。

尼采嚐到了孤獨的滋味。但是，他有他的「絕妙的慰藉」——叔本華的哲學和瓦格

納的音樂。

還在學生時代，尼采在一家舊書店裡偶然地購得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欣喜若狂，一口氣讀完了。後來他回憶說，當時他漫遊在一個願望的世界裡，夢想找到一位真正的哲學家，能夠把他從時代的缺陷中拯救出來，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變得單純和誠實，也就是「不合時宜」。正當他懷著如此渴望的時候，他發現了叔本華。他覺得，叔本華就像是特地為他寫了這部著作一樣。

到巴塞爾任教以後，尼采結識了當時卜居羅采恩湖畔的瓦格納。他經常去拜訪這位浪漫主義音樂大師，在瓦格納身邊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

正是在叔本華和瓦格納的影響下，尼采寫出了那本得罪德國正統語言學界、斷送自己學術前程的著作。

可是，尼采現在又要否定叔本華和瓦格納了。他的靈魂注定不得安寧，不斷地摒棄曾經推崇的一切，打碎一切偶像，終於面對空無所有的沙漠。他把自己逼到了沙漠裡。

在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時，尼采說「通向智慧之路」有三個必經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合群時期」，崇敬、順從、仿效隨便哪個比自己強的人。第二階段是「沙漠時期」，束縛最牢固的時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壯生長，一無牽掛，重估一切價值。第三階段是「創造時期」，在否定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肯定，然而這肯定不是出於我之上的某個權威，而僅僅是出於我自己，我就是命運，我手中抓著人類的鬮。^①

一八七六年，尼采生命中的「沙漠時期」開始了。他的精神又一次爆發危機，這次的危機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像前兩次那樣，僅僅同學生團體決裂，僅僅受到德國語文學界的譴責，而是要被整個時代放逐了。

這一年，瓦格納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舉辦聲勢浩大的第一屆音樂節。尼采原先把歐洲文化復興的希望寄託在瓦格納身上。可是，在拜洛伊特，目睹瓦格納的「演戲天才」、富裕市民觀眾的庸俗捧場，尼采失望了。他悄悄離開節場，躲進一片森林，醞釀了一部含蓄批評瓦格納的書。兩年後，瓦格納的最後一部歌劇《帕西

法爾》的劇本寄到尼采手中，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寄到瓦格納手中，兩人從此決裂。

這一年，尼采與他大學時代最親密的朋友洛德之間也產生了隔閡，導致了後來的破裂。尼采與洛德，同為李契爾教授的高足，可是兩人志趣迥異。洛德脫不開世俗之路，當學生時也有一番雄心，畢業後，逐漸滿足於平穩的學者生涯和小家庭生活，終於不過是一個平庸之輩。尼采卻始終保持著青年時代產生的使命感。靈魂不同，自然就沒有了共同語言。

這一年，尼采向一位荷蘭女子求婚而遭拒絕。後來他儘管一再試圖為自己覓一配偶，均不成功，終於至死未婚。

也在這一年，尼采因健康惡化而停止了在大學授課，三年後辭掉巴塞爾大學教授職務，永遠退出了大學講壇。

決裂，失戀，辭職，這些遭遇似乎偶然地湊到了一起，卻顯示了某種必然的命

運。一個精神貧乏、缺乏獨特個性的人，當然不會遭受精神上危機的折磨。可是，對於一個精神需求很高的人來說，危機，即供求關係的某種脫節，卻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誼、愛和事業，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種，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飢餓。這樣的人，必須自己來為自己創造精神的食物。

尼采自己說：「當時我所做的抉擇不只是與瓦格納決裂——我覺得我的本性陷入了一種完全的迷亂，而其中的個別失誤，不管涉及瓦格納還是涉及巴塞爾的教職，僅是一個徵兆。一種焦躁籠罩了我；我知道是刻不容緩反省自己的時候了。我感到驚恐，一下子看清楚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我以古典語文學家為我的全部生存，我的使命，這是多麼無益，多麼草率。我為這種錯誤的謙虛而羞愧……在過去十年裡，我的精神營養徹底停止，我沒有學到任何有用之事，我荒唐地為積滿灰塵的學術破爛而丟掉許多東西。睜著近視眼小心翼翼地爬行在古代詩韻學家腳下——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②

一八七九年，尼采結束了十年教授生涯，從此開始了他的沒有職業、沒有家室、沒有友伴的孤獨的漂泊生涯。

這時候的尼采，三十五歲，已過而立之年，精神上成熟了。許多人的所謂成熟，不過是被習俗磨去了棱角，變得世故而實際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個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應當是獨特個性的形成，真實自我的發現，精神上的結果和豐收。「現在我敢於自己來追求智慧，自己來做哲學家；而過去我只是崇敬哲學家們。」^③「現在我自己在各方面都努力尋求智慧，而過去我只是崇敬和愛慕智慧的人。」^④尼采不再是一個古典語文學學者，甚至也不再是一個哲學學者，他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即一個獨創的哲學家了，因為，倘若沒有獨立的創造，算甚麼哲學家呢？

雅斯貝爾斯說：「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脫出常規的生存。他沒有現實生計，沒有職業，沒有生活圈子。他不結婚，不招門徒和弟子，在人世間不營建自己的事務

領域。他離鄉背井，到處流浪，似乎在尋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甚麼。然而，這種脫出常規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質的東西，是尼采全部哲學活動的方式。」^⑤

事實上，尼采的主要著作，表達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熟作品，包括《朝霞》、《快樂的科學》、《查拉圖斯特如是說》、《善惡的彼岸》、《道德的譜系》、《偶像的黃昏》以及未完成的《強力意志》，都是在脫出常規的漂泊生涯中寫出的。

問題在於，尼采的思想受孕於歐洲文明瀕臨深刻危機的時代，他的敏感使他對這種危機徵象有格外真切的感受，他的勇敢使他直言不諱，他的真誠又使他不肯言行不一，因而，這個反對一切傳統價值的哲學家，必不可免地要過一種脫出常規的生活。他的哲學思考方式必然要影響到他的實際生活方式。他向傳統的挑戰必然導致他與世俗生活領域的抵觸。他對這種情形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我必須永遠做一個殉道者，以度過徹底貸出了一生。」^⑥「當一個人要靠作品來批准自己的一生，他在根基上就變得極為苛求了。」^⑦「我的境遇與我的生存方式之間的矛盾在於，作為一個哲學家，我

必須擺脫職業、女人、孩子、祖國、信仰等等而獲得自由，然而，只要我還是一個幸運地活著的生物，而不是一架純粹的分析機器，我又感到缺乏這一切。」^⑧

尼采並非一個生性孤僻的人，年復一年的孤獨的漂流也並非一件浪漫的樂事。在難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發出絕望的悲歎：「我期待一個人，我尋找一個人，我找到的始終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現在再沒有人愛我了，我如何還能愛這生命！」^⑨「向我傳來的友好的聲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單極了，不可思議地孤單……成年累月沒有振奮人心的事，沒有一絲人間氣息，沒有一丁點兒愛。」^⑩在給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談到「那種突然瘋狂的時刻，寂寞的人想要擁抱隨便哪個人」！^⑪

友誼，尼采是多麼渴望友誼啊。「你神聖的，友誼！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縷晨曦……」^⑫

可是，這個害怕孤獨、悲歎孤獨的人，同時又嚮往孤獨，需要孤獨。因為「人與

人之間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獨」¹³；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獨自一人更加孤獨。¹⁴他不肯降格以求，寧願走到沙漠裡與猛獸一起忍受焦渴，不願與骯髒的趕駱駝人同坐在水槽邊。¹⁵他把孤獨當作自己的家，並且說：「我需要孤獨，也就是說，需要康復，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輕快、活潑的空氣……我的整部《查拉圖斯特拉》是一曲孤獨之頌歌，或者，如果人們理解了我的意思的話，是一曲潔淨之頌歌……」¹⁶

哪一個心靈正常的人，不需要來自同類的愛和理解呢？然而，哪一個真正獨立的思想家，不曾體會過孤獨的滋味呢？當尼采認清，孤獨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運，他就甘於孤獨，並且愛自己的命運了。在既自願又被迫的孤獨中，在無家可歸的漂泊中，靠著微薄的教員退休金，尼采度過了他生命中最豐產的十年。倘若不是因為精神失常，這種孤獨的漂泊生涯會延續到他生命的終結。可是，一八八九年以後，他的神智始終處於麻痹狀態，只是在母親和妹妹的護理下苟延無用的生命。他於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魏瑪去世，而他的生命在一八八九年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註釋：

- ① 遺稿。參看 GA、第 13 卷、第 39—40 頁。
- ② 《看哪這人》。KSA、第 6 卷、第 324—325 頁。
- ③ 尼采致胡克斯、1878 年 6 月。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柏林、1950 (K. Jaspers, Nietzsche: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 Berlin)、第 46 頁。
- ④ 尼采致瑪耶爾、1878 年 7 月 15 日。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46 頁。
- ⑤ 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41 頁。
- ⑥ 尼采致奧維貝克、1883 年 2 月 11 日。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88 頁。
- ⑦ 尼采致加斯特、1888 年 4 月 7 日。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88 頁。
- ⑧ 尼采致奧維貝克、1886 年 11 月 14 日。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87 頁。
- ⑨ 遺稿。GA、第 12 卷、第 324 頁。
- ⑩ 尼采致希德里茨、1888 年 2 月 12 日。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91 頁。

- ⑪ 尼采致福爾斯特—尼采 1886 年 7 月 8 日。轉引自雅斯貝爾斯：《尼采導論》，第 84 頁。
- ⑫ 詩稿。GA，第 8 卷，第 345 頁。
- ⑬ 遺稿。GA，第 12 卷，第 325 頁。
- ⑭ 參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歸家〉。KSA，第 4 卷，第 232 頁。
- ⑮ 參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賤氓〉。KSA，第 4 卷，第 124 頁。
- ⑯ 《看哪這人》：〈我為何何如此智慧〉 8。KSA，第 6 卷，第 276 頁。

新世紀的早生兒

尼采的命運，有時令人想起屈原。這位「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楚國大夫，當年被腐敗的朝廷放逐，漂泊於瀟湘之際，在世人眼中是個狂人和瘋子。尼采，這位世紀末的漂泊者，又何嘗不被世人視為狂人和瘋子？

尼采也的確狂，狂妄得令人吃驚。他的自傳，單是標題就夠咄咄逼人的了：「我為何如此智慧」「我為何如此聰明」「我為何寫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為何便是命運」……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沒有人知道正確的路，向上的路；只是從我開始，才有了給文化指路的希望和使命——我是這條路上的快樂的信使。」^①他甚至斷言，人類歷史將因他而分成兩個部分，他將取代耶穌成為紀元的依據。

尼采的病歷表明，他的精神病起於器質性腦病。不過，他的發病方式頗有自大狂

的意味。當時，他的熟人和朋友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稱「釘在十字架上的」和「狄俄尼索斯」。當他的朋友奧維貝克趕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時，他又唱又舞，說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繼承人。

也許，他的自大是一種心理上的過激反應，因為世人對他的遺忘和誤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

瘋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會。然而，狂言裡有真知。尼采對於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領悟的。他說：「我輩天生的猜謎者，我們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緊張於今日與明日之間的矛盾裡，我輩正在來臨的世紀的頭生子和早生兒，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不久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了……」^②「我輩新人，無名者，難於被理解者，一種尚未被證實的未來的早生兒……」^③一句話，他把自己視為新世紀的早生兒。孤獨，遺忘，誤解，責難，都從這種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釋。

尼采所預見的「必將籠罩歐洲的陰影」，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危機。這一危機在